「鋼琴玩家」Maksim 最愛仍是古典

■ Maksim在港大演出。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攝

■ Maksim最新專輯由環球唱片推出。

對Maksim來說，琴鍵上似有無限可能。從第一張專輯《Gestures》開始，到最新唱片《Appassionata》，他逐漸嘗試改變古典音樂的演奏形式，或將古典音樂與流行音樂、電子音樂相結合，加上他搖滾明星般的酷斃打扮，很快俘獲了無數年輕樂迷的心。

香港的觀眾對Maksim自不陌生，沙士「解禁」後，他來到香港，一曲《野蜂飛舞》（The Flight of the Bumble-Bee）技藝高超、激情四溢，對於剛剛經歷陰霾的香港來說就像是一種久違的振奮。他的唱片《鋼琴玩家》（The Piano Player）在香港大賣，獲得雙白金銷量，更在香港HMV國際流行音樂排行榜中持續奪得12個星期的冠軍位置；其中的一首《Claudine》還被梁漢文改編為粵語歌《信望愛》。而觀眾對他的其他幾首名曲，如《克羅地亞狂想曲》（Croatian Rhapsody）和《出埃及記》（Exodus）的旋律都是耳熟能詳。

電音演奏古典樂曲

Maksim說，他多次在亞洲巡迴表演，觀眾給他留下十分深刻印象。「日本的觀眾很安靜，哪怕演奏得最激烈的時候，他們仍是冷靜地鼓掌；在韓國，則甚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笑）；中國內地的觀眾則很熱情，他們大多是年輕人，了解我的音樂和我彈奏的曲目，現場的氣氛很好，就像一個大派對。」

他的演奏會舞台總是十分炫目，鐳射燈、閃爍的熒幕、熱烈起舞的現代舞舞者……古典音樂那嚴謹的一套好像被他通通拋到腦後，現場氣氛在他的激情演奏中被層層推高，觀眾忍不住歡呼鼓掌，就像是搖滾明星的流行音樂會。但當要演奏純古典的曲目時，他卻像張開「絕對領域」般，坐在鋼琴前稍一冥想，再按下琴鍵，「這時我希望非常安靜，燈光不能亂飛。但我的crossover音樂，可以融合各種流行要素，很現代，同時也很古典。」

問Maksim，到底是何時興起念頭，想要對古典音樂來一次大反叛？他笑着說：「大概是23、24歲時吧。在學校中的時候，我可是純正的古典派，從來沒有想過會做這種事，但是畢業後，卻想要用不一樣的方式去彈古典音樂。我希望打破那種氣氛或印象——在一個音樂會中，大家正襟危坐地聽演奏。我希望用不同的方式去做，來吸引那些本來對古典音樂沒有興趣的年輕人，我總覺得問題是出在表現方式上。於是我開始作不一樣的衣着打扮，我的頭髮顏色變得瘋狂，年輕人開始被吸引過來，雖然仍然是古典音樂會，但是我穿得似乎和他們很像。慢慢地他們開始接受這種形式。後來再加上舞台燈光、熒幕等等，慢慢地，我所彈奏的音樂也改變了。」

選取古典樂曲來作crossover，乍想起來好像很簡單，就像是換個包裝。實際上，節奏結構與演奏方式的改變，對音樂家來說都是大挑戰。「當我作crossover的時候，被選取的曲子都必須要有幾個要素。」Maksim說：「比如說，它要有一個短小易記的主題，你可以對它進行很多次不同的變奏，而且它也必須有非常緊湊但簡單的節奏結構，太複雜了不行。對我來說，作為一個古典演奏家，慢下來，加速，再慢下來……這是一種演奏的自由，但是彈奏crossover的曲目時完全不是這樣，它的節奏點是機械性的明確切分，這一秒你還在極度瘋狂地彈奏，如同暢快地歌唱，下一秒，你又要準確地回歸到那個節奏點上來。」

至今已經發表了七張唱片，改編過的古典名曲怎麼也有數十首，Maksim打趣地說：「我都開始覺得頭疼，不知道下次該選甚麼了，畢竟好多我們都已經做過了。」

天賦過人的演奏家

在觀眾的印象中，Maksim是風格酷炫的「鋼琴玩家」，卻往往忘記他其實也是一位天賦出眾的古典演奏家。「如果一定要在古典和crossover中去選一個的話，我還是選古典，畢竟我從9歲就開始學習古典音樂，哪怕現在，我仍然也在繼續古典音樂的演奏。」他說。

Maksim出生在克羅地亞的一個小鎮Sibenik，8歲看到朋友的鋼琴就喜歡上這種樂器，9歲開始正式學鋼琴，同年就舉辦了自己的演奏會，決定以後要成為鋼琴演奏家。「我的家人和古典音樂完全沒有關係，聽都不常聽。」他說，「直到現在，我爸爸雖然也會來我的音樂會，但我想那是因為他必須來，倒看不出他有那麼享受（笑）。所以沒有人知道我對鋼琴或者古典音樂的超大熱情是從哪裡來的。」

「我很喜歡現場表演，但很討厭練習，超級超級討厭。有時老師們會覺得疑惑，因為我有那種天分，總能很快地學會。」也許是因為這種天賦，Maksim很喜歡挑戰技巧難度很高的曲目，比如《野蜂飛舞》，他曾用1分7秒完成彈奏。「因為我有很快的手指，所以那些曲目對我來說反而沒有太大的問題。」

15歲時，克羅地亞爆發戰爭，Maksim和家人一起藏匿在地下室中生活了將近四年。那一段時間，鋼琴好像變成了他的一切。在學校的地下室中，他拚命練習，音樂讓他得以暫時忘記外面紛飛的炮火。1993年，18歲的他在Zagreb的鋼琴比賽中獲得冠軍，生活從此出現轉折，之後他便在Zagreb的音樂學院追隨Vladimir Krpan教授學習了5年，2000年，前往巴黎，師從Igor Lazko。回到克羅地亞後，他錄製了自己的第一張專輯《Gestures》，一炮成名。

直到現在，在自己家中，Maksim說他演奏的一定是古典樂曲。「為我自己，和我的靈魂。」

■ 訪問中的Maksim很酷。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攝

場地鳴謝：The Mira Hong Kong

■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拋磚引玉的《賈寶玉》

文：梁偉詩

「非常林奕華」廿周年大戲暨何韻詩出道十周年紀念作《賈寶玉》，可能是林系作品中宣傳時間最長、排演信息最密集的一齣。打從今夏七月，《紅娘的異想世界之在西廂》尚未公演，網絡和媒體便已不斷流佈有關《賈寶玉》的籌備經過和演出消息，再加上多首由何韻詩主唱的《賈寶玉》歌曲逐首派台、歌曲MV和劇照的發表等，早在公演前的好一段時間，已成功建構出觀眾對於表演的期待。愈餓愈饞，結果《賈寶玉》一如所料場場爆滿。《賈寶玉》儼然意味着何韻詩的演藝步伐邁進新時代的同時，作為「非常林奕華」第五十部作品，它又究竟標誌着甚麼呢？誠如坊間的描述，《賈寶玉》在演出的開首十分鐘，「十二金釵」已七嘴八舌把整部《紅樓夢》的骨幹情節敘述完畢；如果要談演出真正想要製造的藝術效果，可以從幾個演出的重要元素說起。

首先是舞台設計。《賈寶玉》以一個倉庫空間作為全劇的舞台佈景，倉庫外是下不完的飄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乾淨的世界。何韻詩飾演的賈寶玉第一次出場，從倉庫大門外跨進倉庫內，開展了與警幻仙姑對「忘記」與「記不起」的對話和討論。倉庫，這個「非日常生活」的另類空間，就是傳說中的太虛幻境，不但沒有塵世的時間流竄，而且是個時光機，可以讓賈寶玉重新回到案發現場，重新記起刻骨的過去、細讀自己的人生。另一方面，倉庫上方只有一小片扁平的透光小窗縫，亦隱約透出地底倉庫、異於人間的況味。這裡，整個《賈寶玉》開宗明義要以異質空間，來提供日常邏輯以外的想像。

倉庫，同時亦預設了臨時、過渡的隱喻，正如《賈寶玉》匆匆回首寶玉的傳奇一生。人生天地間、每個人一出生就是遠行的人，彳亍走向十方，因此藏身倉庫的權宜、短暫便暗合了《賈寶玉》「悟」的題旨。既然一切悾慷，自然無所執着，為終章的大徹大悟埋下根本性的伏筆。不要忘了，《賈寶玉》所有情節的搬演，都是在倉庫大門閉合時呈現的，似乎人間的悲歡離合、情愛的死去活來撕心裂肺，如同一個倉庫之於大世界，不外乎是紅塵中的一件小蛋糕——《賈寶玉》的空間裝置，恰恰就是要告訴觀眾，將要說一個有別於人所熟知的賈寶玉故事。

其次是服裝。早前何韻詩讀過《紅樓夢》後，曾謂賈寶玉與聖伯修斯筆下的「小王子」，同樣保有赤子之心。《賈寶玉》的主題曲〈拋磚引玉〉中「棄地球有月球」一語，不免令人想起《小王子》中地球、月球和宇宙的浩瀚意象。何韻詩眼中的「小王子」在《賈寶玉》台板上，乾脆被演繹為英式小王子造型——甫出場是純白皮革披風，然後是小領帶配小馬褲、英式格子短斗篷和深色襯衫長西褲加ALL BACK西裝頭。英倫服飾所呈現的寶玉形象既貫徹「非常林奕華」一貫「以時裝（形象）演古裝（人物）」，也大刀闊斧從人物造型逆轉觀眾對寶玉的固有印象——「頭上戴着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着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絛，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着青緞粉底小朝靴。」

被改頭換面的還有「十二金釵」。原著中的「金陵十二釵」在《賈寶玉》中不限於女性角色，而是被置換為十二位對寶玉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包括賈政、琪官等。「十二金釵」在《賈寶玉》的開場前（即觀眾紛紛入座時），原是一群赤腳嬉笑玩耍的少女，然後才默默穿上舞台前沿的一雙雙高跟鞋。在劇情推進中，女孩們一致地換上上班服、典型英式乾濕褸等，彷彿意味着女性的成長和束縛，甚至歸宿；還有「勇晴雯病補孔雀裘」一段，孔雀裘更以花生騷走台步的姿態示人。就是「十二金釵」拿着不同舊物喚醒寶玉對塵世的記憶，所用也是英式復古小皮箱。撇除服裝贊助的考慮，《賈寶玉》一切形象的外顯，均積極挑戰傳統對《紅樓夢》的認知和想像，引領觀眾從全新角度審視寶玉的故事。

《賈寶玉》最為人稱道的，還有編劇的功架。「非常林奕華」作品向以長篇累幅、非線性敘事的支離式說故事見稱。《賈寶玉》加入香港金牌女編劇黃詠詩，剪裁系統龐雜的《紅樓夢》——從寶玉完成塵世使命重新回到太虛幻境開始，再次經歷黛玉入府、晴雯補裘、失玉娶釵等高低起伏。《賈寶玉》的神來之筆，除了讓「十二金釵」多人分飾一角，更着力於描繪「失玉」前後的寶玉，如何以清醒之眼觀照世界。包括寶玉晴雯在台上拉着紅色封箱膠紙當作補裘的「紅線」，兩人又拉又貼預示無常的命運；聚焦於晴雯死在豬欄的特寫，更明顯在原著輕輕帶過的人物下場中加重逼力，審視病態的大社會。另一方面，「失玉」後的寶玉，也道出了前所未有的思考，如寶玉問襲人：「如果我倆不是二爺和奴婢，能否簡單相愛？」最令觀眾訝異的，還有娶親的寶玉掀起新娘紅巾，一看竟是黛玉本人。命運，就是即使預知、掙扎都無可奈何的這麼一回事。

■《賈寶玉》。張志偉 攝

最後，要談的是《賈寶玉》的歌曲。2005年，何韻詩在《梁祝．下世傳奇》已實踐過主流歌手串連起音樂劇和唱片的計劃，造就了〈汽水樽裡的咖啡〉、〈十八相送〉、〈勞斯萊斯〉等別樹一幟的流行作品。如今《賈寶玉》的七首歌曲，網羅了香港極具風格的幾位詞人，量身訂造暗合《紅樓夢》種種意象和推動關鍵情節的作品，如黃偉文〈拋磚引玉〉、〈癡情司〉、周耀輝〈花花〉、〈內外〉，何秀萍〈茫茫〉、〈花辭〉（與喬靖夫合寫）等。這些歌曲都非常關鍵，如在「解花簽」一節前後出現的〈花花〉、〈花辭〉由歡快到嘆息，寶玉告別黛玉後的〈癡情司〉令人動容，結局中大徹大悟的寶玉所唱的主題曲〈拋磚引玉〉更是畫龍點睛。「拋磚引玉」原意指「將磚拋出，引回玉來」，為自謙之詞，喻作「自己先發表的粗陋詩文或不成熟的意見，以引出別人的佳作或高論」。黃偉文的〈拋磚引玉〉將之轉化為「拋開舊有不夠好的感情／想法／價值觀（磚），敞開心扉迎接未來更好的（玉）」，因此「蛹變成蝴蝶後 拋低既有全不留 更自由 更自由」——璞石成玉後回首，不管頑石破開了沒有，也無關宏旨了。

結局是，「非常林奕華」第五十部作品《賈寶玉》，讓寶玉在大雪紛飛中走出倉庫。這也回應了《紅樓夢》全書的最後一句——看破紅塵的賈寶玉在大雪中踽踽獨行所留下的遺音：「好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活動推介

《打轉教室》

《打轉教室》是一齣沒有語言的形體喜劇，當中匯集了小丑、翻騰、敲擊的技巧。它是香港著名導演鄧樹榮離開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院長之崗位後首個舞台作品，主要演員包括2010年世界健體小姐冠軍，以「搶包山」的比賽冠軍而為港人熟悉的鄭麗莎；2007年香港先生選舉5強，擅長翻騰、武打的侯建民；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的優秀舞台劇演員邱頌偉、柯嘉琪及梁家維；以及曾代表香港參加Red Bull BC One Cypher 的著名香港Bboy Monkey J及其隊伍Mind Studio: Hills Nation亦會特別客串演出。

時間： 12月15日至18日 晚上8時
12月17日至18日 下午3時
地點： 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
查詢： 21445335

香港小交響樂團
《我的音樂日記：麥萊叔叔音樂遊記》

深受大小朋友歡迎的英國鬼馬音樂家麥萊（Alasdair Malloy）又來港了！麥萊繼與香港小交響樂團合作《點蟲蟲》、《海盜大派對》、《音樂運動誇啦啦》及去年的《魔幻精靈音樂會》後，第五度與樂團演出。麥萊每次的音樂會主題都不同，今次他化身為領隊，聯同澳洲指揮杜爾文（Luke Dollman）與樂團帶大家環遊世界，聽盡歐洲至南美各國的美妙音樂，放眼天下，探索奇風異俗！演出曲目包括比才的第二《阿萊城姑娘》組曲：法朗多爾舞曲、德伏扎克的G小調斯拉夫舞曲及各地具民族色彩的音樂。

時間： 1月14日 晚上7時30分
1月14日、15日 下午3時
地點：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查詢： 28363336，info@hksinfonietta.org

美樂自由行：
《齊默曼的貝多芬》

「世上沒有另一隻琴擁有這麼棒的色澤及甜美的聲音」，德國著名小提琴家齊默曼如是形容陪伴他演奏多年的名琴——1711年的史特拉底瓦里（Stradivarius）「Lady Inchiquin」。這次來港，齊默曼將攜同這把擁有豐厚潤澤音色的小提琴，在指揮家呂嘉帶領下演奏貝多芬家喻戶曉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其他曲目包括德伏扎克隨想諧謔曲以及布拉姆斯A大調第二小夜曲。

時間： 12月16、17日 晚上8時
地點：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查詢： 27212030，www.hkpo.com